

集部

傳家集卷四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二十四

論衙前劄子治平四年九月上

臣伏見近者陛下特下詔書以州郡差役之煩使民無敢力田積穀求致厚産至有遺親背義自求安全者令中外臣庶條陳利害委官詳定以聞此誠堯舜之用心生民之盛福也臣竊見頃歲國家以民間苦里正之役

廢罷里正置鄉户衙前又以諸鄉貧富不同東鄉上户家業千貫亦為里正西鄉上户家業百貫以為里正應副重難勞逸不均乃立定衙前人數每遇有闕於一縣諸鄉中選物力最高者一户補充行之到今已逾十年民間貧困愈甚於舊議者以為一州一縣利害各殊令一概立法未能盡善又里正止管催税人所願為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壞家産者然則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廢里正而存衙前是廢其所樂而存其所

苦也又鄉者每鄉止有里正一人借使有上等十戶一戶應役則九戶休息可以晏然無事專意營生其所以勞逸不均蓋由衙前一槩差遣不以家業所直為準若使直千貫者應副十分重難直百貫者應副一分重難則自然均平今乃將一縣諸鄉混同為一選物力最高者差充衙前如此則有物力人戶常充重役自非家計淪落則永無休息之期矣有司但知選差富戶為抑强扶弱寬假貧民殊不知富者既盡賦役不歸於貧者將

安適矣借使今日家産直十萬者充衙前數年之後十萬者盡則九萬者必當之矣九萬者盡則八萬者必當之矣自非磨滅消耗至於困窮而為盜賊無所止矣故置鄉户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返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日削月朘有減無增以此為富民之術不亦踈乎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為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鄰里巳目為富室指抉以為衙前矣況敢

益田疇葺廬舍乎臣聞其言愁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為久生之計乎凡為國者患在見目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鄉户衙前之時人未見其患及今然後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則患益深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諸路州縣相度上件里正衙前鄉户衙前各具利害奏聞隨其所便别立條法務令百姓敢營生計則家給人足庶幾可望矣取進止

言横山劄子治平四年九月十七日上

臣竊聞陝西邊臣有上言欲招納趙諒祚國内人户漸圖進取者臣竊惟諒祚驕僭之罪宜伏天誅為日固久今國家所遭大憂陛下初承寶命公私困匱軍政未講恐征伐四夷之事未易輕議也况諒祚雖内懐桀驁而外存臣禮方遣使者奉表弔祭尚未還國而遽令邊臣誘納其亡叛之民臣恐未足以虧損諒祚而失王者之體多矣伏望陛下且以拊循百姓為先以征伐四夷為

後速詔邊臣務敦大信勿納亡叛專謹斥候防其侵軼而已候諒祚咎惡既熟中國兵穀有餘然後奉辭伐罪不為晚也取進止

論橫山疏 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聞王者之於戎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必以踰葱嶺誅大宛絕沙漠禽頡利然後為快也竊聞有邊臣言趙諒祚部將輕泥嚷側

欲以横山之衆攻取諒祚歸命聖德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臣近者雖曾論列以為非宜尚懼語言疎略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為陛下陳之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臣請試言其害雖逆盛意願陛下勿遽加棄置略賜周覽與進謀者參校其是非焉臣聞戎狄之俗自為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羣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唯以詐謀攻戰相尚而已故其民習於用兵善忍饑渴能受辛苦樂鬭死而耻病終此中國之民所

不能為也是以聖王與之校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校
力則未能保其必勝也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
命商高宗之賢伐鬼方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傑為冒
頓所圍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宗之英武北舉河東南
取閩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天下新平
民未忘戰當是之時繼遷背誕太宗以鄭文寶為陜西
轉運使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能
克發関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清遠軍為虜所

鈔略及經沙磧饑渇死者什七八白骨蔽野號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歔欷酸鼻及真宗即位會繼遷為羅潘友所殺真宗因洗滌其罪弔撫其孤賜之節鉞使長不毛之地訖於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為不侵不叛之臣關中户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征伐之與懷柔利害易見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調賦以供邊役關中既竭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民無不蕭然苦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納欵纔五年耳天下困弊

至今未復仁宗屈己賜以誓詔冊為國主歲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其罪不足誅而功可賞哉計不得已也鄉者諒祚雖時有僭蹇禮節不備或誘掠熟戶驚擾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縱使誠能梟諒祚之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恥也況其成敗未可知乎臣恐邊事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

殺掠吏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今朝廷既赦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怨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為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為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竊誘我民以益其衆乃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為邪譬如鄰人竊巳之財巳以正議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陰蓄姦謀為日

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為謀主誘脅熟戶以撤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毒螫亦足以為亭彰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竭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彫弊熟戶屢經殺掠亡失大半縱其在者亦懷貳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之際陛下深詔邉吏敦信誓保分界嚴守偹明斥堠以待之猶懼諒祚狼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噬疆

埸又况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臣又聞虜中間諜所在甚多中國動靜毫髪皆知其嚢側自程戡在鄜延時已有聲聞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名邊臣與之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邸吏傳報四方安有虜中獨不覺寤寂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竊疑其内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懐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為背叛之名或者使

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為助而陰設伏兵以儌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令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嚷側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别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强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為民所附盡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為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

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内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嗺側也若嗺側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嗺側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束手就死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為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悦不可以來遠自堯舜

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立功於外者也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尚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修也封域之中未盡治也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則化為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如兒戲教閱稍頻則愠懟怨望給賜小稽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

鄉邑小盜則望塵奔北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為欺罔也兵法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兾難立之功此臣所為寒心者也為今之計莫若收抜賢俊隨材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慎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

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完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能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為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歷之時已而卒無可奈何然

後悉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求之其為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繫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為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能實為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闢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幸此乃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陛

下不可不察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言橫山上殿劄子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上

臣近曾上言趙諒祚即今稱臣奉貢朝廷不宜納其叛臣以興邊事未審聖意以為如何臣之所言非謂諒祚無罪不可討也又非能保其不叛也但以國家今日內政未修不可遽謀外事故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八事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然後觀四夷之釁亂者取之亡者侮之何患不

能復大禹之故迹雪祖宗之宿憤也取進止

論不得言赦前事上殿劄子治平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覩今月二十二日手詔應官吏黎庶犯罪在赦前者並依前後勅條施行内外言事按察官司更不得依前舉劾具案取旨如違並科違制之罪者臣竊惟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枉繫平民及以輕淺之罪奏乞不原聖恩禁之誠為大善至於言事之官事體稍異恐難以一例指揮何則御史之職本以繩糾百僚紏摘

姦邪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於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而非國家之長利也伏望聖慈追改前詔除去言事兩字勿使羣臣得以壅蔽聰明也取進止

言張方平劄子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上

臣伏見陛下用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參知政事方平文章之外更無所長姦邪貪猥衆所共知兩府大臣繫國安危苟非其人為害不細臣職在繩糾不敢塞嘿伏望聖慈追寢方平新命以恊輿論取進止

言張方平第二劄子 治平四年十月一日上

臣近曾上言張方平參知政事不恊衆望臣識淺材下其言固不足采鄉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猥事迹甚多陛下倘欲知方平為賢

為不肖乞盡令檢取包拯等言方平章奏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所奏邊上事宜狀即知臣所言非一人之私論也今所言之事尚未蒙施行尋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非是則臣為譖毁忠賢亦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遷翰林仍加美職臣誠愚憒未曉所謂伏望聖慈察臣前言方平事為是為非早賜施行所有新命未敢祗受取進止

除兼侍讀學士乞先次上殿劄子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

臣累日前曾上殿論列張方平事後來續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臣智識頑闇不達聖心以為朝廷大政必當辨是與非人臣事君不可辭難就易是以不勝狂狷復有奏陳伏蒙聖恩曲賜手詔過加奬待諭以至意温密纖悉提耳諄諄臣雖木石亦將開悟況含氣血得為人類自咎愚迷九死難贖伏地流汗無所容入愧感之極涕泗滂沱誠宜即時奔赴闕廷祇受詔命然臣

尚有私懇須當面陳欲望聖恩先許上殿敷奏禀取聖旨然後退受勅告不勝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免翰林學士劄子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

臣今日上殿曾有敷奏以聖旨令讀資治通鑑其書卷帙尚少須至日逐接續編修史籍煩多恐難以應副禁林文字乞免翰林學士一職伏蒙聖恩宣諭但令權免學士院文字臣退自惟念若取學士之名以自榮而不供學士之職竊位素餐孰甚於此在臣愚分深不自安

況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序一同俸給仍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許臣只以侍讀學士專修資治通鑑如此則材器稍宜職業無曠遂其私願粗免愧心不勝幸甚取進止

傳家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四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錦

傳家集卷四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二十五

辭免館伴劄子熙寧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上

臣近為差館伴北朝人使曾進狀辭免今日蒙聖恩差中使宣諭以人使將至有合商量事節令臣不得辭免早詣中書樞密院看詳文字者臣竊惟館伴北使乃兩制常程差遣臣所以輒違詔旨再三固辭者非敢避事

偷安誠以人之才性各有能否不可牽強陛下以臣講讀經史粗有可采而使之應對賔客此實非臣所長夫以鄭國區區將有諸侯之事猶使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産潤色然後接四方之賔客故鮮有敗事況聖朝包戈偃革專以文德懐撫北朝信使往來議論國事折衝禦侮呼吸成變一言差忒實繫安危臣豈敢不自揣量妄居其任臣鄉以名犯北朝諱元不曽接伴亦不曽奉使兩朝事體正如牆靣彼中情僞分毫不知

加以禀性昏戇遇事褊直今若使之館伴恐語言之際必有遺忘差錯或漏泄機事或抵觸使人萬一如此以貽朝廷之憂雖加臣以重誅終無所益伏望聖慈矜察於兩制中别選差才敏之人館伴北使貴無闕誤取進止

辭免裁減國用箚子 熙寜元年四月三日上有旨只委三司差官

臣近曽乞别選差官裁減國用奉聖旨不許辭免臣以非材叨忝美職月受厚俸常自愧恐無有報稱若果能

有益於國臣何敢辭竊惟方今國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其患力救其弊積以歲月庶幾有效固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也若但欲知慶歷二年裁減國用制度比見今支費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令供析聞奏立可盡見臣愚以為不必更差官置局專領此事況臣所修資治通鑑委實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難以更兼錢穀差遣取進止

請不受尊號劄子熙寧元年七月十七日上

臣今月十七日准内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三表檢會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劄子審取聖旨去訖臣竊惟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因循至今伏見太祖開寶元年羣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自前所加尊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

并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耳羣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遂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詔諛之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中國獨無臣為深耻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為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二寸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為勝大之名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

未嘗以為可耻也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耳今
羣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為陛下聰明睿智雖宜享
有鴻名然踐阼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
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既不允所請仍令更
不得上表則頌嘆之聲將洋溢四海此所謂一謙四益
後其身而身先可以捨虛名而得實譽者也伏望陛下
更加詳擇取進止

手詔

覽卿來奏深諒忠誠朕方以頻日淫雨甲申地震天威彰著日虞傾禍實憂被此鴻名有慙面目況在亮陰亦難當是盛典誠如卿言今已批降指揮可善為答辭使中外知朕至誠實乃内顧慚懼非是欺衆以邀虚名

批答

省表具之朕荷祖宗之休撫有四海永惟燭理之不明舉措之不中元元困窮未獲厥所夙夜悼懼如涉春冰蔿以美報之禮不敢墮曠故欲躬執犧牲祇見上帝固

非昭告成功自營福祿也羣公卿士猥見褒譽欲歸以溢美增其徽稱抗章勤請至於再三朕之馨香之德不能媚于神祇乃甲申地震淫雨為災天威彰著日虞罪悔尚何盛烈之可述鴻名之敢當心焉愧惕流汗霑足況尚在諒闇哀素未忘何宜此時亟舉盛典若斯之議非所敢聞宜體予至誠勿復為奏所請宜不允仍斷來請

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上

臣伏覩宰臣曽公亮等奏以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為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為傷體臣愚竊以為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固不可於饑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虚重以今歲

河北之地災害特甚曏鄉者慶歷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餓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為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且乏何暇及民冬春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歷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況復城櫓須脩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狥一方之急凡宣布恵澤則宜以在下為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

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疎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為臣有大勲于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為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况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倘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曰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為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

不恍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涸竭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狥者利也為國者當以義褒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為厚非所以為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

為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臣素愚戇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為衆言所移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舉諫官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采訪可為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惶恐黙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為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强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耻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

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裁以聖意取進止

論召陜西邉臣劄子熙寧二年六月

臣曏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曽上言方今百職未舉庶政未修百姓未安倉庫未實將帥未選軍法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八事不完不可興兵智慮迂踈不合聖心俄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楊定為夏虜所殺陜西騷然困於餽戍朝廷悔前之失故謫降种諤等以謝夏虜再三招撫方能得其稱臣奉表復遵舊

約朝廷特遣使者以誓詔册命及金帛雜物賜之尚未返命今竊聞陛下復召种諤等詣闕引對不知陛下欲何所興為中外聞者無不寒心夫布衣不守信義猶見輕於鄉黨況王者臨御四方當叛則威之服則懐之使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若外域幸而臣服無故擾之及其背誕則從而嫗煦之得其臣服又從而擾之其於信義威懐如何哉國家以信義威懐邊庭百有餘年前日种諤等舉而棄之興兵掩其不備以邀一時之功僅能得

不食之地百餘里饑虜萬餘人耳今地則歸之虜庭民則逃散略盡朝廷有何所得而發兵守衛轉粟饋餉公私之費以鉅萬計其為失策豈不昭然今瘡痍未復憂患未弭臣前所言八事一無所脩虜疑忌中國警備已嚴怨毒之心蓄而未發諤等乃欲復為前日所為臣見其無復綏州之功而必有大敗覆沒之事兵連禍結不可救解公私困竭盜賊將生此乃社稷之憂非獨邊鄙之患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留神深

念至於再至於三當先脩内政未可輕議用兵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風俗劄子熈寧二年六月上

臣聞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于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為髙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

冀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髙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禄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棄仁義而絶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

以為憂存亡不以為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為賢仕官者以此為業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沈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為術臣懼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隳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内外公卿大夫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

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後學敗亂風俗取進止

論責降劉述等劄子熙寧二年九月十一日上

臣竊聞知雜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詳議官王師元皆以執守謀殺刑名差官取勘侍御史劉琦錢顗皆以論列政府公事除員外郎降監酒稅中外聞之無不驚愕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

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人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夫紲食鷹鸇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陛下踐阼以來待臣下以寛仁至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闒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也二人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及得罪而出皆為知州今錢顗所坐不過狂直止以迕犯大臣遂降為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不勝拳拳竊恐來者側目箝口以言為

諱威福移於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也臣備位近臣親被明詔覩朝廷政事之闕不敢不言伏望聖慈深察愚衷早賜指揮赦劉述等更不取勘其劉琦等別除一般資序差遣庶幾稍息羣議取進止

再舉諫官劄子（熙寧二年十月七日上）

臣昨日面奉聖旨令臣采訪可任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竊見龍圖閣直學士陳薦舊事陛下於藩邸其忠厚質直陛下必素知之直史館蘇軾制策入優等文學

富瞻曉達時務勁直敢言職方員外郎王元規自少至長志操堅正所居之官皆著風迹集賢校理趙彦若師民之子強學懿行不減於父平居恂恂如不勝衣遇事剛勁人莫能奪此四人者臣所素知竊謂可備諫職伏乞聖明更賜裁擇取進止

乞優賞宋昌言劄子熙寧二年十月七日上

臣聞國家大政在於賞罰若賞罰明當功無不成臣去冬奉敕與張茂則相度二股河及生隄利害當時都水

監丞宋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上置立土約擗攔水勢令入東流候向去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閉塞斷北流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諸州軍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尋具此利害奏聞蒙朝廷聽許令修置土約自後昌言同列提舉脩生隄者以策非已出百端沮毀以為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併力修生隄及李立之赴闕上殿所言陛下所親聞也頼陛下聖明斷在不疑必使之修置土約今秋擗攔得水勢

一併入東流其北流尋已閉斷雖頗漂溺損近東滄德等州民田廬舍然恩冀深瀛以西州軍蒙利亦為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謂之無功今若與同列稱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賞臣竊恐當官之人覩之無所沮勸況昌言因去歲職當在外河決棗强獨奪一官今若止復舊官則是衆人受賞而昌言獨不得賞也設使緜者修置土約不成或背了二股併入北流其同列豈肯分昌言之罪伏望聖慈察昌言建議之功特與復舊官外更與

董役之人等第別加酧奬庶使向去用心向公者朝廷必不負之也取進止

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熈寧三年二月六日上

臣先曾起請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委審官院流内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保明聞奏優與差遣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脩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聽依舊

制只寫家狀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臣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資䕃人初授差遣者令試詩一首實為無益不惟其間有牆面者假手於人徒長姦偽就使自作詩得如曹劉沈宋其於立身治民有何所用古者二帝三王皆立太學之官以教公卿大夫子弟其故何哉蓋以其人將嗣守官業苟無德行道藝則必害及於民故也今若欲使公卿大夫子弟盡肄業於大學則其父兄不常在京師固難齊壹若但使之習業於家而考校於初

授差遣之際業不習者不得出官則不煩勸督而人人自勉於學矣此乃事之易行者也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若使之習孝經論語倘能盡朞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為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為比哉臣竊以為茲事用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為益稍大別無所損伏望聖慈詳

察或有可取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不揀退軍置淮南劄子熙寧三年二月十一日上

臣竊聞道塗之言未審虛實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呈切者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以就糧食若實有此議臣竊以為非宜何則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為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為衰老微有呈切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徙之淮南是橫遭降

配也諸軍之内沙汰甚多必恐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
國家承平無事綱紀具張此屬恟恟不安亦無能為患
然詔書一下若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姑
務省事復為收還則頓失威重向去無以復號令驕兵
若遂推而行之則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意外之變不可
不防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彦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
也故臣願朝廷更當深思熟議未宜遽下此詔也夫水
未至而虛為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

不為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故君子貴於患患而豫防之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置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為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未去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畎畒之人本欲減冗兵

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竊恐非計之得者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充百姓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為虛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在理甚明於事為便臣備位近臣茲事繫國安危不敢不言取進止

邇英奏對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上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邇英進讀已上問河北災變何以救之先對曰河北大水倉廩漂没所難得者莫先於食朝廷若降金帛令配賣於民以糴穀則重增煩擾且禾稼蕩盡糴之亦無所得故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上曰已令漕五十萬石以賑之可足乎對曰臣聞瀛州所損自百五十萬石所漕者裁能補瀛州三分之一耳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臣聞河北東西路水所不及州縣頗稔可糴又汴流未絶宜多漕江淮

之㲄以濟之上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
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臣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密
奏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
對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
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
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今之提轉古方伯州牧之任
繫一路休戚當慎擇天下賢才不可但取資叙及酬奬
為之也上又問兩府辭郊賚劄子何不呈對以同僚有

假故上問茲事何如對曰臣已有奏狀臣所見止如此
更乞博訪近臣裁以聖意上曰誰不同對曰獨臣有此
愚見他人皆不以為然上曰朕意亦與卿同聽其辭賞
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減半無益大臣懇辭不若
盡聽之對曰今郊賚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無恐
於體未順上曰已有帶馬矣對曰求盡納者人臣之志
賜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後數日光與王珪禹玉王安石
介甫同進呈郊賚劄子於延和殿光言方今國用不足

災害荐臻節省冗費當自貴近為始宜聽兩府辭賞為便介甫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費無幾而惜不之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昔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禄今兩府辭郊賚正與此同耳且國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光曰常衮辭禄位猶知廉恥與夫固位且貪禄者不猶愈乎國家自真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邪介甫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

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困窮流離為盜豈國家之利耶介甫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羣盜蜂起遣繡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為盜邪此言豈可據以為實介甫曰太祖時趙普等為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匹兩不過三

千豈足為多光曰普等運籌幃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辦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與介甫爭論久之禹玉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介甫當制遂以上前所言意章批答引常衮事以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明日邇英講讀罷上獨留介甫與語兩府不敢先

出以俟之至晡後乃出不數日介甫参知政事

傳家集卷四十二

傳家集卷四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二十六

上體要疏熙寧二年八月五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勑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耻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黙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為其責不在已

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日百度縻弛風俗偷惰薄惡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股制改法捄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為報雖訪問所不及猶

將披肝瀝膽以効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己不為陛下别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内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内設方伯州

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

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茍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

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閲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践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

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徼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歳决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决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必也使卿大夫

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為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偽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

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
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
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為姦
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
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
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
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
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

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任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略責以成效而

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

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冐非己出則娼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恊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

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内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别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

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利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禄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

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偽公

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茍為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為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邪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

令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邪且陛下鼎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

愚則謏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巳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旣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于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巳邪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臣竊

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為賢或以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

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

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

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
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
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
知本根既殖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
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
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
斷為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說朝廷
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敕出而復收者一

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横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

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嘆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辭樞密副使劄子熈寧三年二月十二日上

臣准閤門告報已除臣樞密副使續准勾當御藥院陳

承禮傳宣令臣即今受勅告者臣賦分樸愚不通時務近日以來加以衰疾恪居舊職猶恐隳敗況乃拔擢待之不次竊惟宥密之地日侍訏謨內訓六師外撫四海用人當否繫國安危豈臣無似所能堪稱伏望聖慈更擇賢材俾居其任聽臣且守舊職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二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二日上

臣准勾當御藥院黎永德奉宣聖旨令臣即今入見者臣屢違嚴詔當伏重誅但以聞命以來揣分已熟自幼

及長頗讀經史捨此之外一無所長當世之務懵不通曉常日置之閒官僅脫曠敗尚以屬文不工剸劇非長翰林審官每欲辭免況於樞府要地任重責大一日失職則死及之臣雖至愚粗知自愛陳力就列古人所難是以寧冒違詔之罪不敢當竊位之譏伏望聖慈察其悃款決非虛飾特賜寢罷新命止守舊職天地更生之恵下臣莫大之幸也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九日上

臣前者兩曾辭免樞密副使未奉俞旨竊慮區區之誠未能上達須至詳悉復有奏陳臣聞人之材性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後授官人臣審能然後受事是以官不曠而事無敗也臣幸生承平之時家世為儒臣自髫齔至於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宦以來多在京師少歷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不能為況於軍旅固所不習獨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則庶幾萬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際辭

所不能而不辭具所能鼎鄉者除開封府推官以繁劇曽辭後除修起居注知制誥翰林學士以文釆不工曽辭除龍圖閣直學士以久在諫職無效曽辭再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言事未了曽辭除史館修撰以方修資治通鑑恐朝廷修國史難以兩處供職曽辭自餘除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集賢校理直祕閣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權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職除書始下臣即時受命未嘗

輒辭所以然者自度駑鈍可以策勵不至曠敗故也天下之人見臣屢辭恩命或以為不慕榮貴或以為飾詐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習賦詩論策應舉就試每三年一次投狀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邪臣若陰有營求陽為辭避乃可謂之飾詐邀名陛下察臣何嘗如此豈飾詐邀名者邪臣之愚心正欲辭所不能而已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傑之士不可輕處豈臣愚淺下材所能堪稱或遇國家大事叅陪末議有毫釐之差使

陛下有旰食之憂以累知人之哲臣雖伏質橫分不足塞責加之素有目疾不能遠視近日以來頗多健忘居常供職猶懼廢闕況以衰病當茲重任是用披肝瀝膽昧冒上陳違犯詔旨至於再三觸法抵罪不自知覺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依臣前奏追還新恩俾守舊職不勝憂懃危切之誠臨紙叩頭俯伏俟命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四劄子（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上）

臣准勾當御藥院陳承禮傳宣令臣即令入見者臣仰

煩聖恩重沓如此雖頑如木石亦當遷變然臣固守愚
志不移者誠以荷盛德者必有以酧報居重位者不可
以無功臣自惟立朝材器短淺一無所用獨有補過拾
遺可裨萬一方今為天下患者唯有制置三司條例司
及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陛下朝發一詔
罷之則夕無事矣故臣不量力勢輕用上陳倘陛下以
臣言為是乞早賜施行若以為非則臣乃狂愚之人於
令英俊淵朝而擢用狂愚之人使汚宥密之地豈不為

聖政之累也伏望聖慈追還樞密副使恩命令臣且供
舊職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五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上

臣准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傳宣令臣即令赴閤門受勅
告者陛下聖恩無窮愚臣辭避不已盡下之德愈盛慢
上之罪愈深憂惶失圖無地自處臣竊惟陛下今兹不
次用臣必以識慮爲小有可采臣亦以受陛下非常之
知不可以全無報效是以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諸

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勝於用臣為兩府臣若得此言果行勝於居兩府之位倘或所言皆無可采臣獨何顔敢當重任伏望聖慈矜察更不復遣使臣宣召追還樞密副使恩命庶使賤臣差獲自安取進止

貼黃

李舜舉傳聖旨諭臣以樞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為辭臣今若已受樞密副使勅告即誠如

聖旨不敢更言職外之事今未受恩命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者所以區區貪進小忠庶幾少補聖政之萬一況所言二事並是去年已曾上言以其無效所以不敢當今日新恩非為侵官乞聖明裁察兼臣右膝下見患一瘡有妨拜起入見未得伏望聖慈更不差使臣宣召臣只候膝瘡稍愈自乞入見面奏懇誠

辭樞密副使第六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尋得旨聽許

臣伏准勾當御藥院劉有方傳宣撫問兼問臣取幾日

入見令早入者聖恩深厚不忘微賤存恤勤至臣螻蟻之命無足報塞惶恐無措伏念臣即今膝瘡雖稍減可尚未全愈有妨拜起未知可以入見之日不獨如此兼為臣近曾上疏言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常平廣惠倉使者未聞朝廷少賜采録但聞條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錢愈急中外人情愈遑遑不安臣當此際獨以何心敢當高位故寧被嚴譴未敢輒出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参酌下情與衆同欲

是以事無不當令無不行未嘗有四海之内卿士大夫農商工賈異口同辭咸以為非獨信二三人之偏見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望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臣庶使共決是非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還樞密副使勑告治臣妄言及違慢之罪明正刑書庶使是非不至混殽徵臣進退有地不為天下之所疑怪取進止

傳家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四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錦

傳家集卷四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二十七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熙寧三年二月二十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蒙

聖恩除樞密副使仍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德澤汪

洋天隆地厚非臣隕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竊惟陛下

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狂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

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禄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禄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祇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厲精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講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

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正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剥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而行之不肯自以為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别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為

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竊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令行之纔數月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為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

衣非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假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

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為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仍以富者為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為之倚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寖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

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為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

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来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頼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

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贍乎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佗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

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斂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為太宗時兖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翊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强使視之坦曰坦惟見血山耳不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笞撻血流滿身愁苦之聲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為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自為假山聞之遽命毀之今陛下

令薛向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萬緡畀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外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餓殍滿野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羽書猝至戎車塞路攻戰不已轉餉

不休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何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為也大勢旣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為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取臣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末以來至于國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間亂離板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革百有餘年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

所以尤為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臣竊觀方今四夷親附邉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為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忷忷人不自安者無佗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產掊斂財利以希恩寵非獨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畝率錢顧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及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

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為高奇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與作之不已皆如青苗為害於民也故小大遑遑不敢自安苟不罷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負並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樁令提

黜刑獄司管勾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茲事明如白黒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為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為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寘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為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不勝慺慺狂愚之誠惟聖明裁處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請自擇臺諫劄子熙寧三年四月十六日上

臣竊見近日臺諫上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害民及呂惠

卿姦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告辭云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駭愕竊惟朝廷之意無佗止欲懲戒來者使不敢復言耳國家置臺諫官以為天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闕失百姓有疾苦大臣專恣左右姦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聞故也今臺諫官稍有懷剛直之志畏天下公議憂念朝廷哀閔百姓忤犯大臣刺譏左右者陛下輒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擇所親以代其任萬一又為公論則又逐之是必得庸

懦阿諛不知廉耻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之人然後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則禁闥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及者雖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禍陛下何從知之如此豈宗廟社稷之福也晏子曰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陛下使大臣自擇臺諫官大臣又取同於已者存之異於已者去之然則陛下獨與大臣為天下足矣何必更置臺諫官也且條例司之害民呂惠卿之姦邪天下之人誰不知之獨陛

下與王安石未之寤耳豈可更為之黜逐臺諫以長其威福成其氣勢臣竊為陛下寒心今臺諫官已被逐者臣不敢留唯願陛下自擇公正剛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達四聰勿使為羣下所欺蔽則天下幸甚臣受陛下過分之恩不敢塞默雖死怨讎之手猶賢於竊禄偷生者也取進止

論李定劄子熙寧三年五月二日上

臣竊見近者朝廷除秀州推官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

知制誥李大臨蘇頌等累次封還詞頭數日来外間皆言朝廷已為之寢罷今日復聞劄下舍人院須令草詞臣竊意朝廷知大臨等旣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為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後凡朝廷所行政令羣下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則百執事之人自非偷合苟容者皆不得立於朝政令或有得失陛下復何從知之晏嬰所謂以水濟水賈山引秦之季世以戒漢文帝者正患其如此耳臣前論逐臺諫官令又

論大臨等非敢私此數人正為國家惜言路之絶耳伏望陛下審思而慎行之勿使聰明遂至壅蔽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黄

國家不次用人固無常法然必使衆心厭服然後為美是以堯舜非不聰明也其命官皆先謀岳牧既衆言僉同後明試以功而後用之故舉不失能而上下雍熈也臣素不識李定實不知其行能何如陛下果知其賢何

不且試之以漸俟其功效顯著衆皆知之然後不次擢用則誰曰不可何必今日與臣下力較勝負殆非人君廣大之體也

乞免永興軍路苗役錢劄子 熙寧三年十一月二日上

臣奉勅差充永興軍一路安撫使臣竊見陝西百姓自城綏州以來供應諸般科配及支移稅賦往近邊州軍日近復有環慶事宜加之今年亢旱五稼不熟人户流移者已聞不少國家所宜汲汲存恤使人户安集臣伏

見先所散青苗錢貧破百姓為患不細臣已曾累次上言不敢重煩聖聽今又聞議者欲令州縣將諸色役人一時放罷官為顧人衹應却令人户均定免役錢隨二税送納乃至單丁女户客户寺觀等並令均出若果行此法其為害必又甚於青苗錢何則上等人户自来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令歲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人户及單丁女户等從来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孤貧鰥寡之人俱不免役也若錢少則不足以顧人若錢

多則須重斂於民顧人不足則公家闕事重斂於民則衆心愁怨自古以来徭役皆出於民令一旦變之未見其利也且受顧者皆浮浪之人使之主守官物則必侵盜使之幹集公事則必為姦事發則挺身逃亡無有田宅宗族之累建議者亦自知其不可乃云若顧名人不足即依例輪差支與逐處所定顧錢足了役事則自當有人應募令既無人應募必是錢少不足充役是徒有免役之名而役猶不免但無故普增數倍之稅也彼青

苗錢以債與民可取其息已是困民之法今又使横出數倍之税民安有不困憊者哉以富庶之域猶不能堪况陜西累歲奉邊民力彫弊豈可復為無益之事以擾之乎伏望聖慈特免永興軍一路青苗免役錢以愛惜民力專奉邊費其餘路分則繫自朝廷裁酌取進止

乞不令陜西義勇戍邊及刺充正兵劄子 熙寧三年十一月上

臣先任諫官日伏見國家揀刺陜西義勇臣累曽論列

以為徒使百姓愁苦無益於用近聞環慶路用義勇與西賊戰鬬望風奔潰死傷甚多致主將陷没此義勇不可用之明驗也臣竊聞議者猶欲教閱義勇以抗西賊若止令州縣教閱守護鄉土猶於人情不至大擾若發以戍邊或如慶歷中刺為正兵則衆人覩環慶二敗譬如無罪往就死地恐於人情大有不安國家既重賦斂以盡其財又逼之戰鬬以絶其命是驅良民使為盜賊也彼為官軍則惜生故望風退走彼為盜賊則必死

自可以一敵百臣恐今日教之挽射擊刺乃佗日為盜之資也廟堂之議臣所不得知萬一有之詔下之日臣論列不及況當遠離朝廷故不得不先事而言也取進止

乞留諸州屯兵劄子熙寧三年十一月上

臣奉勑充永興軍一路兵馬都總管安撫使臣竊聞本路十州所管屯駐禁軍至少大率皆是緣邊就糧兵士常時分為上下番有一半在逐州或遇邊上稍有警急

則盡皆抽去逐州並無守把兵士臣竊惟天下事不可忽必須思患豫防戎狄犯邉雖當竭力捍禦然腹內州軍豈可全無武備況逐州皆有軍資甲仗市邑民居萬一犬羊奔突間諜內應或盜賊乘虛姦人竊發其本州官吏手下無兵雖有智勇將安所施臣愚以為逐州宜各添一指揮禁軍屯駐內永興軍為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別無兵士可以差撥只乞於緣邉就糧兵士內依此數目皆留在逐州屯駐邉上更不得勾抽所

貴緩急不至失備取進止

傳家集卷四十四

傳家集卷四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章奏二十八

諫西征疏熙寧四年正月一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以不材誤承朝廷委用待罪長安兼領一路十州兵民大柄朝辭之日伏蒙陛下面諭以九邊防事機及朝廷得失有所聞見令一一奏聞臣受命以來且愧且懼所愧者聖

知深厚責任至重所懼者智識淺短無以堪稱夙夜疚心不敢寧居臣自入境以来見流移之民道路相望詢訪閭里皆云今夏大旱禾苗枯瘁河渭以北絶無所收獨南山之下稍有所存而入秋霖雨經月不霽禾雖有穗往往無實雖有實往往無米雖有米率皆細黒一斗之粟舂皷之後不過得米三四升穀價踴貴民間累年困於科調素無積蓄不能相贍以此須至分房減口就食西京襄鄧商虢等州或庸賃客作或燒炭採薪或乞

剗竊以度朝夕當此之際國家惟宜鎮之以静省息諸事減節用度則租税自輕徭役自少逋負自寛科率自止四患既除民力自足民財自饒閭里自安流亡自還固不待陛下憂勤於中宰相劬勞於外然後人人得其所也苟或不然國家雖欲輕租税寛逋負其所費之財何由可得雖欲少徭役止科率其所營之事何由可成四患不除雖日下恩澤之詔民猶不免於流移轉死也盖欲止沸者莫若絶薪欲安民者莫若省事此目前

之驗非難知也臣到官以来伏見朝廷及宣撫等司指揮分義勇作四番欲令以此於縁邊戍守選諸軍驍鋭及募閭里惡少以為奇兵造乾糧皺飯布囊力車以備餽運悉取歳賜秉常之物散給縁邊諸路又竭内地府庫甲兵財物以助之且以永興一軍一作路言之所發人馬甲八千副錢九萬貫銀二萬三千两銀盌六千枚其餘細瑣之物不可勝數動皆廹以軍期上下相驅急於星火官吏狼狽下民驚疑皆云國家将以今春大舉六

師長驅深入以討秉常之罪臣以蹂賤不得預聞廟堂之議未知茲事為虛為實昨者親承德音以為方今邊計唯宜謹嚴守備俟其入寇則堅壁清野使之来無所得兵疲食盡可以坐收其弊臣退而思念聖謀高遠深得王者御戎狄之道實天下之福及到闕中乃見凡百處置皆為出征調度臣不知有司在外不諭聖意以致有此張皇將陛下嘿運神筭不令愚賤之臣得聞其實也臣不勝惶恐晝則忘食夜則廢寢心寒股栗竊為陛

下危之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来國家富彊將良卒精因人主好戰不已以致危亂者多矣況今公私困竭將愚卒懦乃欲驅之塞外以捕狡悍之虜其無功必矣豈惟無功兼後患甚多不可盡言也若朝廷初無出征之意則何為坐散府庫之財疲生民之力訖無分毫之事萬一將来虜騎入寇府庫已竭民力已困將何以禦之臣先任御史中丞日朝廷將興綏州之役臣曾上言國家先當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

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備然後可以征伐四夷今此八事未有一者勝於曩時而況關中饑饉十室九空為盜賊者紛紛已多縣官倉庫之積所餘無幾乃欲輕動大衆横挑猛敵此臣之所大懼也或者又云國家未討秉常先欲試兵誅一小族若果如此尤為不可何則今者竭關中之財力大興師衆乃捨有罪之彊寇誅無辜之小種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將無以復號令戎狄矣此二策者皆為不可伏望陛下深鑒安危

之機消之於未萌救之於未形速下明詔撫諭關中之民以朝廷不為出征之計其義勇更不分番於緣邊戍守亦不選募奇兵凡諸調發為餽運之具者悉令停罷愛惜內地倉庫之儲以備春深賙救飢窮之人如此豈惟生民之幸亦社稷之福也臣不勝憂迫直輸赤誠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應詔言朝政闕失狀熙寧七年四月十八日上

右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勑朕涉道日淺晻于

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為虐
四海之内被災者廣誾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兾以塞
眚消變歴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
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
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欝
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
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
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

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髙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後能斷志無疑不為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髙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来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為陛下別白言

之者乎盖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鄉在朝廷屢以狂瞽塵凟聖聰閒以衰疾自求閒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兹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况居位食禄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鋭精求治恥為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

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

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已而惡人異

已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已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冨貴者翕然附之争勸陛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絶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来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懐忠直守廉

耻者皆擯斥廢棄或罷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来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為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寃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廹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脣吻州縣

之吏承迎奉順之不贍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為哉或者更增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

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牓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為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

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為萬世戒者也子産
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産曰何
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
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
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
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
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
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

為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

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賢之

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斂下户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

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佗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六者之為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貴富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

敢復費簡札敘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為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為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為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

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為人耕種資採拾以為生亦有未甞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各曰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為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值豐歳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歳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糴吏責其錢不

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為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為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絶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

絶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户以下大抵乏食採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迨婦子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

哉緑林赤眉黄巾黒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斂徭
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
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為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為
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黙不能者
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
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
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
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

諜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諜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弃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耻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羣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廼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為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㝛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

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徯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悟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徯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覩陛下詔書寅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為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

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為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開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讙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

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為非而捨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為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徇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覺以為無復災也又諸

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觧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税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将為朝廷深憂而陛下曽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寖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齎懐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黄泉是以冒死一為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

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薦范祖禹狀元豐七年十二月上

右臣伏以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臣伏見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祖禹乃令正議大夫致仕范鎮兄孫自祖禹年未二十為舉人時臣巳識之今

年四十餘行義完固常如一日祖禹所為本末無如臣最熟知臣於熙寧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沉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靜默如可以終身下位曽無滯留之念臣誠孤陋所識至少於士大夫間罕遇其比况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臣所言莫非據實不敢溢美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差遣臣竊為朝廷惜此良寶委棄榛

莽伏望皇帝陛下特賜采拔或使之供職祕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忠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與之同罪

再乞西京留臺狀元豐八年二月上

右臣先於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受勑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候滿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至今月此任當滿伏念臣性雖至愚粗甞從學平生所守不敢忘信雖遇布衣未甞妄語况於朝廷豈敢欺罔臣今年

六十有七耳目手足雖未全衰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舉錯云為動多差繆使之臨繁處劇實所不堪非敢愛身必恐敗事但臣前後提舉崇福宫已經四任坐享俸給全無所掌令復有求匄實自愧心竊見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比於宫觀粗有職業伏望聖慈俯加矜察特於上件兩處差遣内除授一任庶使竊禄庇身以養殘年則陛下愛物曲盡始終之賜微臣陳力兩遂公私之便

乞奔神宗皇帝喪狀元豐八年三月十七日上

右臣先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於今年二月任滿臣以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臨繁處劇實所不堪尋具狀奏陳乞於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内除授臣一任未奉朝旨閒於今月七日忽奉遺制大行皇帝奄弃天下臣哀荒摧絶無地自處伏念臣自先帝踐阼以來過蒙知待特出倫輩首寘翰苑纔處憲臺亦嘗承乏俾佐樞府臣自知非才不敢冒居力辭事任願就冗散亦荷矜

容曲從所欲養以俸禄不責職業優游自便十有五年

近者書成又叨進職寵嘉賜賚皆踰等比聖恩汪洋天

隆地厚未足為諭奉諱之初即欲號哭奔走徑詣京師

奉望梓宫展臣子之誠萬分之一又念國朝故事如貽

厚二陵未嘗有近臣奔喪之例加以前已乞留臺國子

監未奉進止彷徨疑慮不敢輒行今竊聞觀文殿學士

孫固資政殿學士韓維已至闕下臣方自咎責不敢寧

居已於今月十七日起離西京欲乞亦赴闕廷隨百官

班入臨見於前路聽候指揮

申宣撫權住製造乾糧皴飯狀熈寧三年十二月一日上

准都轉運司牒准宣撫使衙劄子節文製造乾糧州軍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斤仍量支與柴錢勘會近准宣撫使衙劄子節文指揮沿邉四路十四州軍并近裏永興軍河中府同耀乾州鳳翔府等州軍變造床餅皴飯當司已兩次牒逐州軍疾早變造施行去訖今又准前項宣撫使衙劄子已牒逐州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斤

仍量支與柴錢如關床即疾速計置收糴變造乾糧所
是柴錢㪺量支給施行去訖牒請照會施行者
右具如前勘會先准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今後起
發義勇赴沿邊戰守並令自齎備一月口食與折將
來本户稅物若不能自備只乞於起發州軍預請一
月口食齎往者亦聽又勘會永興軍近准都轉運使
司牒准宣撫使衙劄子近准朝旨義勇上番令附帶
乾糧一秤至屯戍州軍須合預行變造乾糧准備支

遣附帶前去右劄送陝西轉運司檢會近降義勇分番條貫指揮沿邊四路十四州軍并近裏永興河中同耀乾鳳翔六州府速行勘會義勇所居縣分近便省倉斛斗內有床粟或白米便約義勇合附帶乾糧秤數中停變造床餅皺飯如見在床數不多即一色變造皺飯仍趂此時月造下兩番令附帶數目免致非時蒸爁易為損惡仍每乾糧一秤破係官布造袋子封印如法收將來義勇上番日依數附帶者光竊

詳義勇戍守之時每人逐日給米二升半其一月口食七斗五升若更加乾糧一秤并器械衣裝盤纏等物竊慮一人之力難以勝任兼令來變造乾糧皺飯須至差配百姓當此饑饉民間不易之際雖云量支柴薪亦不能全無搔擾况即今諸縣官倉床米至少昨准朝旨散支第四等第五等闕食人户各二石尚未有備若更造乾糧皺飯即將來二三月間正當闕食之際更將何物可以救濟必見大叚失所竊見慶

歷年中議欲出兵討伐元昊亦曽令陜西諸州製造乾糧皺飯萬數不少後來既不出兵其乾糧皺飯所在堆積經年朽腐不可復食盡為棄物今官中錢穀比於慶歷年尤更難得若復造此物徒使公私勞費卒無所用誠為可惜又國家備邊若止於戍守則沿邊自有倉廩無用乾糧皺飯今來承准指揮製造上件乾糧皺飯仍令十日一申倉卒取辦竊慮百姓猜疑以為國家又欲出兵必致遠近驚憂無由觧諭至

時不為便穩光已指揮本路前項五州軍且未令造
乾糧皺飯更聽候宣撫衙指揮去訖謹具狀申宣撫
使衙伏望裁酌早賜指揮
乞罷修腹内城壁樓櫓及器械狀熈寧四年正月三日上尋
得旨依奏
准熈寧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准樞密院劄子節文檢會
近為麟府路豐州及外堡寨官吏弛慢不職不修完城
池樓櫓器甲等已奉聖旨降官等第斷遣及劄與三路

轉運司徧牒轄下沿邊州軍知委去訖近又據陜西路提刑宣撫司奏華州甲仗庫弓弩不堪蓋是監官并本州官員全不用心點檢有誤緩急使用其鈐轄盧戭坐受優俸空占當直兵士略不營職朝廷已令鄜延路經略司舉官差替盧戭其華州甲庫弓弩不堪本州當職官員全不用心點檢仍宣撫司差官取勘聞奏竊慮諸路亦有不修完城壁器甲等去處奉聖旨令河東河北陜西經略安撫司指揮轄下州軍委官吏子細點檢須

管日近修完城壁樓櫓堅固器甲精利如將來朝廷專
差官點檢得却有未修城壁樓櫓器甲等其應干官吏
必當依此重行斷遣劄付本司者尋依准朝旨行下本
路諸州軍施行近准虢州申州司勘會本州雖係陝西
路即不係近邊州軍其州城從來並不曾有敵樓戰棚
為自來霖雨損壞摧塌及無兵功累年不曾修築今來
亦不敢專擅役夫修築已牒在城兵馬都監呂士宣重
行檢計損壞城邑去處才候檢計到合使人功物料別

具狀供申乞差兵夫次及據鮮州申准兵馬監押狀申准州牒備録到安撫使司牒内坐到聖旨指揮修完城壁樓櫓等尋將帶壕寨木匠作頭等檢計外羅城面上只有更屋二十三座並係年深倒塌及城壁墜倒久來亦不曾泥補修完伏乞據狀申上衙乞差官計料修城人工及𣃁添樓櫓免致將來朝廷差官檢視見並不修完城壁及𣃁蓋樓櫓虛負責降停替州司勘會舊來城上並無樓櫓即目城面上濶處只及四五尺以來令若

指揮使行刱造又緣合使人工材料數目不少今來未
敢專擅刱修伏候指揮
右謹具如前勘會管下永興等一十州軍城壁內有
久來已行安置樓櫓完備亦有城壁低下薄怯全未
有樓櫓去處其逐州官吏既准上項朝旨及見麟府
豐州官吏以不修完城壁櫓樓器甲降官等第斷遣
并華州官吏差替取勘仍恐朝廷非時差官點檢例
各畏懼爭欲日近興功完葺以避譴責伏緣營造樓

櫓須藉城基厚濶方可安置令來鮮號兩州城壁皆
稱濶處只及四五尺似此之類須是先貼築城基方
可刱修樓櫓若非大段興功無以辦濟況今本路州
軍全闕廂軍應急差使官庫亦闕見錢收買材料若
是差役人夫配率材料又縁陝西州軍已是去歲夏
麥薄收秋苗旱損當此饑饉人户流移之際若更如
此差擾必是轉難存濟兼永興軍一路州軍盡在腹
裏去沿邉絶遠設若蕃賊入寇亦未能卽到逐州軍

城下其樓櫓修下數年不用不免損壞今來若盡令與沿邊州軍一例須管日近修完城壁樓櫓堅固器甲精利顯見官私虛有勞費欲乞朝廷特降指揮其沿邊及次邊州軍即一依近降朝旨修完所有腹内州軍城壁樓櫓并候將來豐熟以漸營葺其器甲即據不堪數目逐旋勒作院人匠依程課修整務令精利所貴公私皆得辦濟

乞不添屯軍馬 熙寧四年正月八日上

今月七日准熙寧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陜西河東路宣撫使司劄子本司近已具奏聞乞於永興軍邠州河中府三州軍易得糧草之處别添屯軍馬選差將官專切訓練逐路不得句抽專聽宣撫司節制内一項乞於永興軍駐劄兵馬差本司准備差使莊宅使趙瑜充永興軍路都鈐轄與知府專管訓練者

右具如前臣勘會永興軍所管今年正月一日見在軍糧麤細色斛斗共三十六萬九千七百石二斗四

升據即目本府見駐泊及就糧并本城兵員糧食及官僚請俸等共約支得向去一十七箇月半馬料三萬七千六百五十二石四斗二升約支得向去一十五箇月有餘稈草四十萬六千二百二十二束約支得一十三箇月半有餘此只是據見在軍馬約度即不知今來所添屯軍馬計多少數目若只添一倍之時其人粮只約支得八箇月有餘馬料只約支得七箇月有餘稈草只支得六箇月有餘所添更多所費

尤廣又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體量應災傷人户委的飢乏不能自存者仰發省倉斛斗據第四第五以下人户各借二石今勘會永興軍諸縣第四等以下闕食人户約及十餘萬户若每户支二石共計合支二十餘萬石其外縣雖有粮草亦是數目不多更難支充貸糧若並令在府省倉請領又更減却此數即軍糧約支更不及得上項月數況去年陝西經夏大旱入秋霖雨五穀例皆不熟其永興軍放税多者

至七八分即今每斗白米價錢一百文足稈草每束價錢二十七文足雖差官開場糴買只糴得白米九百餘石稈草全無兼勘會軍資庫日近雜支錢盡底支絕准轉運司牒將三司提刑司鹽馬司封樁錢盡數充雜支錢止及四萬餘貫除支每月料錢及軍府諸般使用並不住准轉運司牒支撥往沿邊州軍及應副收買軍期物色見今無錢支與和糴場糴買糧草豈得謂之易得糧草之處臣竊謂大凡添屯軍馬

先須約度本處糧草可以贍養與否今來關中饑饉
倉庫空虛贍養舊兵猶恐不足更添新者何以枝梧
雖朝廷更於左藏庫内藏庫支撥銀紬絹等降下本
路添助支費亦不免令州縣配賣與百姓轉增貧困
況糧草是重滯之物不可從遠處興販得來須本處
土地所生方可計置今饑饉如此雖多積金銀高估
物價令轉運司與州縣多方擘畫其日下所要糧草
何由可得況即今民間闕食流移死亡者已為不少

諸縣處處申報饑劫若至向前二三月後舊穀已盡
新麥未熟民間必轉更飢乏若官中愛惜倉庫坐視
不救竊恐流移轉多死亡轉衆盜賊轉煩深為不便
竊以戎狄擾邊手足之疾百姓離散腹心之憂豈可
重外輕内逐末忘本兹事得失所繫不細伏望朝廷
先將陝西諸州軍糧草約度合贍得若干軍馬一年
支費仍須於十分中量留二三分救濟目下飢民外
如有剩數然後據數添屯軍馬若若無剩數之時伏

乞朝廷更不添屯儻以邉鄙未寧須至量添軍馬之時即乞分散往諸州軍就糧各委逐處兵官精加訓練不須聚在永興軍邠州河中府三處更特置都鈐轄三員候邉事稍定即乞速發遣歸住營處所貴公私稍得辦濟若不如此先約度粮草但務添屯軍馬竊恐一旦倉庫俱竭别有不虞至時悔無所及臣職在守藩不敢不言所有先准朝旨令第四等以下人户借支斛斗十二石未審今來支與不支若支與則軍

粮轉更不足不支則人户正當飢乏伏願聖慈早降

指揮臣不勝迫切之誠

奏乞兵官與趙瑜同訓練駐泊兵士狀　熙寧四年正月十九日上

右臣准今月三日宣命差下在京及外處拱聖等十四指揮計五千餘人赴永興軍權駐泊准備宣撫司抽差使及差莊宅使趙瑜充本路都鈐轄與臣專管句訓練臣本書生叨忝兩制軍旅之事素所不知加以近准宣

撫司劄子坐到教閱新法令排日各習事藝臣所管永興軍一十三縣民事至多及應副沿邊軍須物色文案填委每日自旦至暮未嘗暫閑實無餘力與趙瑜同監教閱又不可專委趙瑜獨行訓練又永興軍舊管屯駐駐泊就粮兵士自來並是鈐轄劉斌路分都監李應之同共管句今來所添兵士准宣命指揮只令趙瑜與臣專管句訓練所有舊來兵士不知趙瑜管與不管若令通管之時其新來兵士既在永軍駐泊其與劉斌

李應之並是本路鈐轄都監豈可却管轄不得竊慮向去新兵士不賓服舊兵官舊兵官不應副新兵士各分彼我則致生事深為不便所有上件新差來永興軍權駐劄兵士臣欲乞令本路兵官與趙瑜同共訓練所貴公共同心管句得辦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宣撫相公更賜敷奏乞早降指揮

傳家集卷四十五